2026年10月27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谭繁鑫
电话：010-64294501 E-mail：zgwhbwypl@163.com
中国文化报

从红色小说创作看伟大长征精神传播

——以《七根火柴》为例

邓绍根

《七根火柴》的创作、出版和传播，实质上是一部微缩的伟大长征精神赓续和弘扬史。

让“以生命守护火种”的细节成为几代人共同的伟大长征精神记忆点，把“忠于信仰、舍己奉献”的内核植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红色文化记忆。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军旅作家王愿坚根据杨成武将军的长征回忆《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创作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自1958年问世后，进入语文课本、走入广播电台，长盛不衰，成为几代中国人伟大长征精神启蒙的共同记忆，更是当代中国文学书写并传播伟大长征精神的经典范本。《七根火柴》的创作、出版和传播，实质上是一部微缩的伟大长征精神赓续和弘扬史。它赓续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实践价值。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后改为《向草地行军》），用2000余字详细地记录了宣传员郑金煜在过草地时如何搞好宣传、如何拣重活干等，且念念不忘他贴身藏好火柴的细节，铭记他临终时对革命胜利信心的话。

王愿坚读到《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后，被郑金煜贴身藏火柴、舍命护革命火种的细节打动，以此真人真事为蓝本，创作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他曾坦言《七根火柴》的写作构思过程，“我曾听过许多长征故事。对于长征生活，我的理解是，这样特殊的艰苦环境中，要求红军战士有更大的毅力和坚忍的力量”。

1958年1月20日，他完成了短篇小说《七根火柴》的创作，并首先发表于《新港》1958年第2、3期。当年6月，《人民文学》第6期转载了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全文。同期，还刊载了茅盾的文学评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评价《七根火柴》“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画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志地要把他所保存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无名战士的形象却比卢进勇的要大得多，而且鲜明得多；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

从1958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单行本，收录茅盾的文学评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和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等7篇小说，实现了《七根火柴》从期刊发表到书籍出版的转变，到1958年秋《七根火柴》进入全国通用教材，入选初中语文第二册的红色主题记叙文单元，到1960年《七根火柴》进入大学课堂和教材，再到1963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汇集出版该台“阅读和欣赏”节目的广播稿《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收录《七根火柴》简析，《七根火柴》不仅通过书籍课本传播伟大长征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且通过广播电波传递给全国亿万听众。

1978年后，《七根火柴》进入多形态衍生出版阶段。除了原作文本，《七根火柴》还衍生出连环画、儿童文学改编版等形态。广大读者和学生通过阅读学习这篇经典名篇，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苦卓绝，体会到红军战士崇高的精神境界。

其一，《七根火柴》多次进入全国中学统编教材，被多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收录数十年，依托课堂教学完成了数亿人次的传播。作为重点自读课文，形成了固定的教学体系，重点讲解线索设置、细节描写手法，配套完整的说课稿、同步练习和教学设计，成为语文课堂的经典教学案例。

其二，《七根火柴》作为王愿坚短篇小说及文学经典不断再版。并且，正因为作为王愿坚短篇小说的文学经典，《七根火柴》进入大学文学课程，经常被高校语文写作研究者分析和推介。

其三，《七根火柴》经常被以其他艺术形式推介，传播伟大长征精神。比如，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七根火柴》，1983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画库《七根火柴》彩色连环画，2013年在四川阿坝松潘草地上落成的红色大理石“七根火柴”主题雕塑，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西部战区新媒体联合出品的《课本中的长征》音频课文版本等。在郑金煜烈士的家乡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七根火柴》蕴含的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播已经形成活态文化体系。比如，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城灯彩”，石城县文艺工作者将文本故事改编为灯彩小戏《七根火柴》，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及基层巡演；石城中学师生创作排演了红色穿越情景剧《七根火柴》；石城阻击战展示园专门植入《七根火柴》故事展区等。

《七根火柴》虽仅2000余字，却是一座浓缩的伟大长征精神富矿。王愿坚特意选择无名战士临死前的最后时刻，捕捉住他在一息尚存时用全部心血和生命保存并献出七根火柴时所迸发出的思想光华，把长征过草地的艰苦场景具象化，让伟大长征精神从历史叙事落地为可感知的文学细节。通过小小的火柴挺立起一个无限忠于党的英雄战士的高大形象和高尚品质。它将宏大的政治伦理转化为具象的文学叙事，蕴含着伟大长征精神。正因如此，不同时期的《七根火柴》出版贴合了不同阶段革命传统教育的思想导向，从1958年发表出版至今经久不衰，成为国内出版史上极富生命力的红色文学经典。

总之，《七根火柴》从普通文学版本到教材版本，由少儿绘本版至电子书版本及多元艺术传播形态，让“以生命守护火种”的细节成为几代人共同的伟大长征精神记忆点，把“忠于信仰、舍己奉献”的内核植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红色文化记忆。

新闻图评

把戏曲、曲艺美延展到更多领域

付远书



四川成都“川渝乐翻天”戏曲交流展演现场。 四川省文化馆供图

“川渝乐翻天”戏曲交流展演近日在四川成都举办。舞台上，评书大师刘兰芳的《康熙买马》与四川竹琴《竹乡茶馆》同台生辉，谐剧《我赌我》与方言小品《王保长与三嫂子》各显其趣。这场展演不只是“笑一场”的联欢，更提供了一个值得细品的样本：戏曲、曲艺的程式之美、语言之美、身段之美如何突破剧场边界，渗入更广阔的文化场域？

答案藏在展演的节目编排里。正如戏曲舞蹈《天女散花阵图》将传统身段与民族舞蹈语汇叠合，金钱板《小菜打仗新编》用曲艺韵白讲生态话题，相声《要得，重庆》以美食美景入活，这些尝试的共同指向是：戏曲、曲艺之美不必固守“完整剧目”的封闭形态，它可以拆解为身段、韵律、绝活、方言机趣等审美单元，与文旅推介、乡村振兴叙事、全民艺术普及等场景灵活嫁接。

“代际对话”释放的延展势能同样值得关注。谐剧大师携青年演员同台，评书大师与川渝曲艺后辈同场切磋，这种“名家引领+新秀培育”的生态，让戏曲、曲艺美的传递具备多向延展的可能。

把戏曲、曲艺美延展到更多领域，关键不在于让戏曲、曲艺“变”，而在于让戏曲、曲艺的审美基因“流”。流动到文旅场景里，它是辨识度；流动到群众文化中，它是亲切感；流动到代际传承间，它是活水。“川渝乐翻天”的启示正在于此：搭一座低门槛的台，让各路审美要素自由重组，戏曲、曲艺之美自会找到新的栖身之所。

新时代北京艺评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伟大的长征》缘何收获如此高的受众口碑

周粟

今年国庆节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央视综合频道与各大视频网站同步播放，迅速掀起收视热潮。这部由《觉醒年代》主创团队精心打造、以60集鸿篇跨度悉心勾勒、众多实力派演员倾心演绎的史诗巨制，通过宏大历史图景与细腻人物刻画相结合的叙事手法，搭配电影级品质的光影制作水准，深度再现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震撼心魄的长征历程，引发弹幕“每一分钟都不想错过”等如潮好评。

作为一部传统认知里宏大叙事的革命历史正剧，《伟大的长征》缘何收获如此高的受众口碑？从叙事角度剖析，其成功或重在两点：其一，对古典叙事传统进行当代转译的红色传奇革新；其二，以细微个体承载宏大主题的“微宏”创作范式。

基于古典传奇的当代叙事改造

“传奇叙事”是中国古典叙事绵延千年的传统形态，发端自唐传奇，经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传奇戏曲、明清章回体小说，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文学，已成为深植于民族审美心理基因的“超稳定”叙事结构。其特质体现于“传”与“奇”两端：“传”承自深厚的“史传”传统，既强调对真实历史情境的艺术化还原，也体现在对人物命运变迁的传记性实录；“奇”则指向极端离奇曲折的情节设计与跌宕起伏的个体命运描摹，以及对善恶有报、“大团圆”闭环结构等的规律性遵循。

从湘江战役的悲壮惨烈到遵义会议的力挽狂澜，历史上的长征本身就充满跌宕起伏、震撼人心的戏剧性冲突。《伟大的长征》依托长征本就离奇曲折的流变历程，充分汲取传奇叙事之“奇”的审美特质，复现其真实不虚的伟大历程。剧集以奇人、奇事、奇情、奇景的奇观化叙述接续古典“文心”传统，再现“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的悲怆历史情境；剧中血色骏马配合苍凉嘶鸣的悲壮场景，与古典传统意象中“古道西风瘦马”的凄凉意境形成互文性变奏，以孤马祭奠长眠江畔的数万英烈，赋予革命叙事深厚的古典审美意蕴。

与此同时，该剧并未止步于挪用古典手法，而是在充分吸收传奇叙事精髓之上加以当代影像改造，最终以革命叙事逻辑打造出符合新主流表达的红色传奇叙事变体。创作者立足传奇之“传”遵循的“史传”基底的同时，创新性地将史传传统中“为英豪立传”的文体特质改造成为“小人物立传”：无论是湘江边与青花瓷碗咫尺相隔却喝不到最后一口水的娃娃兵，还是牺牲前下意识再尝一口始终没舍得吃的月饼的红军战士，抑或从小怕疼却在被俘后扯断肠子宁死不屈的陈树湘烈士……该剧一改以往一些处理手法，为这些战士补上应属于他们的“人物小传”。《伟大的长征》中这种“为小人物立传”的动人表达，赋予平凡个体充满温度、饱含血肉的个体尊严，实现了红色语境下对普通战士充满人文微光的“传奇英雄”书写。

此外，该剧对古典传奇叙事中“善恶有报”的叙事特征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剧中李德、博古前期固坚持错误军事路线而导致重大损失，一度引发观众的情感义愤。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未对其作简单脸谱化的评判，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随着遵义会议召开、错误路线被纠正，相关人物逐渐淡出核心决策层，创作者随剧情的推进以客观史实给予观众适当的“道德反馈”，使得观众注意力在历史自身的纠错逻辑中实现基于传奇规律的转换，潜移默化间引导观众获得情感释放，既满足传奇叙事“大团圆”的心理闭环与情感代偿，也实现了符合新主流电视剧当代立意的精神感召。

塑造鲜活的伟人形象

近年来，以个体命运浮沉映衬宏大历史变迁，已成为相关题材影视剧日渐成熟的叙事模式。《伟大的长征》打破过去某些主旋律电视剧对英模人物脸谱感、模式化的表达局限，以鲜活、灵动、带有“人情味儿”的人性化影像，将革命伟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真实的人，让领袖形象“立体”起来，小中见大，微中见宏。

剧中张闻天的视角转变便可见一斑：起初，他眼中的毛泽东“霸气太重”；但在云石山的一番倾心交谈中，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洛甫，你今日让我刮目相看”，张闻天则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与众不同，评价其值得“敬而近之”。

这源于伟人身上同样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剧中大量描摹毛泽东极为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碎片，呈现出领袖贴近人间烟火的生活质感。比如，贺子珍叮嘱他“别发火，别掀桌，别熬夜”；面对董必武的关心，被疟疾折磨的他笑称自己得的是“精神抖擞病”；得知警卫员名叫胡长保，他幽默地“下达命令”：“那你可要长长久久地保护我哦。”作为一部革命史诗剧，《伟大的长征》充满生活趣味的细节设计并未降低革命年代的历史厚重感，反而以真挚情感的交融瞬间，让受众对极端艰苦岁月中领袖苦中作乐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感同身受，自然生出“敬而近之”的内在共情，进而润物细无声地以个人话语传达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共识性建构。

10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风雨90载，《伟大的长征》再现了那段伟大的长征历程，其成功再次证明，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英雄传奇从未远去。伟大长征精神将持续激励着今天的我们，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社长、副编审）

浅谈AI音乐的“熟悉感”

张佳明

AI音乐本质是对音乐数据的拟人化编写。AI音乐作品的编创离不开具有“熟悉感”音乐数据的支撑。

近年来，AI（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层出不穷，既有AI参与的一度词曲创作，亦有AI参与二度创作的演唱与演奏，其中一些作品“火”了起来，受到人们喜爱。那么，AI音乐究竟美在何处？其为何能够受到大众关注乃至喜爱？笔者认为可以从音乐审美发生机制视角，回答AI音乐作品的美感生成问题。

目前面世的AI音乐大多是基于可供AI识别和训练的海量原始音乐数据编创的，其本质是对音乐数据的拟人化编写。简言之，AI音乐作品的编创离不开具有“熟悉感”音乐数据的支撑。需要说明的是，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审美经验凝聚于音乐数据之中，带有“熟悉感”特点的音乐数据离不开大量音乐工作者及受众长期的筛选与塑造，既蕴藏着现实主体的音乐审美取向，亦包含着时空赋予的风格特征。也就是说，音色、旋律及曲风等音乐数据都是音乐审美经验的凝聚体，其中潜藏的“熟悉感”，是具有人们审美认知经验及其取向的音乐符号。所以，作为主体审美对象的AI音乐本身，就是诸多音乐符号的重构再现，其中依旧蕴含着人类所熟悉的音乐经验。也因此，AI音乐得以编创且成功获得人们的喜爱。

在AI音乐审美活动中，带有“熟悉感”的音乐符号以音乐作品形式展现于人们面前，人们会不自觉被其中所带的“熟悉感”打动，进而依据其“熟悉感”展开关联想象和审美创造，以此获得AI音乐美感，成就AI音乐审美价值。简言之，AI音乐内在地利用了“熟悉感”来强化受众的感知。“熟悉感”提升了受众对AI音乐的接受度，降低了受众对AI音乐审美理解的门槛。当然，这种“熟悉感”并非仅停留在AI音乐编创中，传统音乐所用的经典曲牌、流行音乐中的“耳朵虫”效应都是基于这一原理。比如，《春节序曲》《彩云追月》等带有明显的节日氛围，“无锡景”“鲜花调”等传统曲牌在地化为不同地域的经典曲目，这些都揭示了对主体记忆中音乐审美“熟悉感”的运用。

反之，在缺乏足够数据支撑时，AI音乐的“熟悉感”则无从谈起，其音乐审美活动开展难度显著增加。比如，对于一些濒危曲种非物质文化遗产，AI若想参与其作品编创并营造“熟悉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目前没有海量相关曲种的音乐数据，所以无法支撑AI开展相关音乐识别、训练与运算。当然，即使可以的话，因为一些曲种发展得相对好一些，所以AI参与编创这类曲种的成功率也会相对较高。进一步来讲，如果没有程式化的音乐数据作支撑，让AI创作相应的艺术品几乎不可能。

总之，AI音乐之美在于其音声之间所营造的“熟悉感”，还在于受众对AI音声的不断回味和感悟，尤其因为受众所开展的音乐审美活动，AI音乐才能获得受众的青睐。除此，部分AI音乐能够获得受众关注，还与“新鲜感”有关，但是否能够被受众真正喜爱，还要回归到对音乐数据的“熟悉感”及审美感悟上。

笔者之所以不认为AI音乐美在自身，是因为AI音乐本质上是基于音乐数据的“结构”生成音乐的“意义”，有别于现实音乐作品是创作主体难以言表的“意义”所凝聚赋予的音乐作品结构。目前，AI音乐尚且无法脱离音乐数据堆砌而产生独立的音乐意义“结构”，因为AI本身无法真正言说其美的意义。当然，当某一日AI完全训练出自主音乐创作思维时，也不是不可能独立进行音乐创作。

（作者系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项目“舞台艺术作品文艺批评人才培训”学员，项目编号：2026—A—06—083—672）

微言大义

诗歌为人民歌唱

高昌

近日，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浙江台州闭幕。这既是一次诗歌与人文地理的深情拥抱，更是一场千年文脉与新时代生活的美好相逢。

浙东唐诗之路，浸润着浓郁的古典诗情。当年李白为这片热土所动，激情高吟“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孟浩然也不辞远途，只因“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一部《全唐诗》，2000余位作者中，近400人曾踏足天台，1300多首诗作由此而生——这是何等珍贵的诗缘。诗之路，由梦铺就，因诗而远，它承载的不只是山水之美，更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

千百年后，当代的诗人们循着前人的韵脚重新集结，所追寻的，依旧是李白们当年那份深情、那份哲思。古今在此对望，新旧于此交融。中国诗歌之所以历久弥新，答案或许就藏在这悠远而壮丽的大路之歌的节拍里。

而诗歌的活力，不只存在于对古典的致敬中，更涌动在当下的生活里。近年来涌现的王计兵、张二棍等来自百姓中间的诗人，带来沾着露珠、带着泥土气息的心灵歌唱，尤其令人感动。这来自深厚大地的铿锵心音，比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更加健康、更加真挚、更加鲜活生动。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扎根大众、回归烟火。

诗人们采撷诗路芬芳，共写诗路华章——一条诗路贯通古今，联系四方，也奔向心灵深处。而蓬勃开展的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机关和企业的群众性诗歌活动，正是诗歌走向人民、走向生活的生动实践。文旅融合，使千秋诗韵成为真实、热忱、美妙、和谐的生活体验。热闹之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AI时代，诗人何为？古典与现代，可否互相融合？汉语诗歌的未来，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意表达？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诗路通向何方，诗歌怎样更响亮地为人民歌唱？

从浙东唐诗之路重新出发，我们看见青山绿水、古韵今风之间世代接续的葱茏诗意。这诗意激活历史、泽润当下，咏赞山水、滋养人心，也标示着当代诗歌繁荣发展的新起点。从这个新起点出发，诗意中国必将在秋光里，走向更丰盈、更温馨、更辽阔的美好未来。